

# 立身红色厚土 书写百年沧桑

——散文集《赣地风流》创作谈

□朝颜



出生地和成长史,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家的书写路径。的确,作为立身于瑞金这片红色厚土,也许还将终老于此的作家,红色,早已成为深深浸透在骨血里的颜色。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,是我无法绕过的宿命。何况,写作和命

名一块土地,天然地应该成为作家的终生理想。

我以为,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写作,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铭记历史,还在于真实记录宏大背景下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和追求。当然,其间还应有深刻的思考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映照。人们对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印象,大多停留在对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书写,从广义而言,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,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辛的每一段历程,所有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强烈鼓舞作用的事件和人物,都应该纳入其中。尤其应该看到,今天的人们,正努力传承红色基因,积极投身美好家园的建设。

红色题材散文集《赣地风流》,便是基于这一理念的创作实践。

苏区时期,我的祖辈多人投身革命,其中不乏牺牲者;新中国成立后,我的父辈多人参军入伍,报效国家;我出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,在前辈的故事浇灌中成长,又目睹所处时代正在发生的巨变。可以说,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正契合着中国共产

党的百年沧桑巨变史。自2013年至今,我一直在瑞金市瑞林镇驻村扶贫,置身于乡村振兴工作一线,时刻感受着人民在时代变化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。

近几年,我亦多次参加江西省文艺家脱贫攻坚采风活动,行走于赣南、吉安、九江、宜春、抚州、萍乡等地,切身感受产业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安居、生态等扶贫成果,见证各地城乡美丽的山水风光、醇厚的人文盛景,深刻触摸在阔步奔小康征程中人民的脉搏和灵魂,看见一幅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社会服务健全、人民稳步增收的赣鄱画卷正徐徐展开。应该说,我们所亲历的小康,不仅是物质的小康,更是精神的小康。

在革命故事的滋养下,在生命朝向的打开中,在乡村工作的深入里,在贴近大地的行走中,我时常思索时间里的偶然与必然,并体察到生活的温度和人心的向度。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,在这一百年间,我们的先辈在做些什么?今天的我们在做些什么?我想,所有的一切,无非是人们向往更美好的未来,并为之奋力奔跑的结果。特殊的个人成长经历,长久以来的观察和思考,催促着我去记录,去呈现,去为这个时代留下真实的明证。

这是一次立足于时空意义框架上的红色题材文学创作,在一篇篇主旋律作品的累积过程中,我始终视文学性和可读性为写作的根本。因为,唯有文学的呈现,方能绽放它高于生活的价值。

文学即人学,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人,都应该是有生命、有呼吸、能引发读者共情的。当我被红色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打动,我要做的是透过文字的肌理,传递内心的真切感受,进而打动更多的人。我所塑造的形象,首先是个体的人,然后才是英雄,是当代人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贴近现实的激励和示范对象。如此,方能直抵人心,释放启发当代社会的力量。

印象特别深的是对杨厚珍的书写。她是历史上唯一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女性,贯穿一生的革命生涯极其坎坷复杂。巧的是,她与我有着亲缘关系,我得以采访到她的儿子儿媳,还去探访了她的旧居,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。我被她与众不同的命运起伏深深打动,因此在写作时几乎一气呵成。《奔跑的小脚》用一万多字的篇幅,写下她作为一个女人投身革命所经受的痛苦、牺牲和挣扎,信仰、力量,以及生生不灭的希望。

我希望奉献给大家的是一种含着体温、血泪和微笑的书写。鲁迅先生说过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与我有关。”是的,每个人都有眺望远方的权利。我知道,那些为新中国流血牺牲的人,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的人,那些沐着时代的东风拥抱幸福的人,都是心中有远方的人。写下他们,便是刻下了时代朝着远方航行的轨迹。他们是江西的,也是中国的;他们属于当下,也属于历史,最终,将属于时间。

## ·美文阅读·

### 伤逝

□鲁迅

“我是我自己的,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!”

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,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,她默想了一会之后,分明地,坚决地,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。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,我的身世,我的缺点,很少隐瞒;她也完全了解了。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,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,而且说不出的狂喜,知道中国女性,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,在不远的将来,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。

送她出门,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;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帖在脏的窗玻璃上了,连鼻尖都挤成个小平面;到外院,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,加厚的雪花膏。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,没有看见;我骄傲地回来。

“我是我自己的,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!”“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,比我还透彻,坚强得多,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,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?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。岂但现在,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,夜间回想,早只剩一些片段了;同居以后一两月,便连这些片段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,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几天,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表示的态度,排列过措辞的先后,以及倘成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。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,在慌张中,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。后来一想起,就使我很愧,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,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,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,一条腿跪了下去……”

那是一条令人向往的分界线。江和湖之间,黄蓝色的线像一堵无形的墙,把江湖之界立在了泱泱大水之上。北方的朋友远道而来,说想看水,于是我带他们游于江与湖之上,让他们感受水从哪里来,江与湖又如何向天地间交融。

伫立于江湖之间,我们都成了天真无邪的孩童,开船沿着分界线疾驰。这一边,水清澈如天空般蔚蓝,激起的浪花如雪。那一边,水色浑黄,波涛汹涌,浊浪排空。

这条分界线地处长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,是一个被称为三江口的水域——荆江、扬子江和湘江在此汇合。长江、洞庭水系握手言欢,携手一路向东到大海。

江与湖之上,总有须浮鸥掠过。在飞鸟眼中,没有界限,更没有什么中心,只有天高任鸟飞的自由。我告诉朋友,三江口是洞庭湖水生动物洄游通道的中心,“长江女神”白鱀豚是旗舰物种,它们在长江里生活了亿万年,可惜如今已灭绝。长江里的最后一头白鱀豚淇淇,就是在三江口附近被发现的。1980年,湖北嘉鱼渔民在此捕鱼时,发现一头白鱀豚误入浅水区,用铁钩将它钩起,报告了当地水产部门。专家如获至宝,立马将它运回,让其住进了武汉白鱀豚馆。可是,它似乎日夜思念着自己的故乡,一直未能繁衍后代,于2002年去世。

## 江湖之界

□徐典波

生与死,肯定有一道界。沿着分界线,我们向未知的远处漫溯,陷入莫名的惆怅。三江口的水面之上,突然冒出一个黑影,留下一片涟漪,那是白鱀豚的难兄难弟,有“水中大熊猫”之称的江豚。长江江豚不足1000头,洞庭湖的江豚数量不降反增,目前稳定在120头,此乃江湖之幸。

久久站立聆听,我们隐约听见水声,那是江豚在追逐嬉戏的声音,像是来自水底的梦呓。那是江豚的笑声吗?江豚俗称“江猪子”,“猪宝宝”出生后靠父母背在背上游走,从小吃奶长大。江猪子有三四岁小孩的智商,张嘴就露出整齐牙齿,给你一个嘴角上扬的微笑。

江豚喜欢人类,又最怕人类伤害它。水污染、非法捕捞、非法采砂,

都让它们受够了。江豚也会哭,哭的时候会流泪,泪水是黏稠的,像桃花凋谢后结出的小桃子,也像美人胸前佩戴的玉坠子,那也许是你看到的世间最美也最令人怜惜的泪珠儿。

船越走越慢,经长江入洞庭,水面越来越宽,看不到边界。有数据记载,目前洞庭湖有水生植物160多种,鸟类356种,是最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水域,是长江生物基因库,有独特的水文功能,对调节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,被誉为“地球之肾”。

水在脚下流动,我们记住了在三江口见到的每一朵浪花,每一种动物,听到的每一种声音,每一个故事。我们感悟着“界”的变幻莫测,江与湖,水与浪,生与死,相依与相守。

